聖門十六子書

聖門十六子書序

崇川馮集軒明府宰吾邑者六年政成民
和風俗淳樸下車之日首以興學校為務士
之生斯土者莫不雅歌絃誦濯磨令德雍
容揄揚相與有成壬辰秋四氏學學博以
兩廡從祀先儒年代先後有失次者具文申

請更正余謹擇吉日齋沐敬易詢知皆出於明府攷證是明府有以匡余之不逮則明府學優而仕其本道以為教者裨益於聖門良不少也越日明府来手出其裒集十六子書相貿余受而讀之書傳贊則備乎史也詳譜系則本乎志也記言行則通乎教

也蓋自諸子百家以及志乘諸書合之以集其成詳之以補其闕存之以紀其實删之以刋其誤良由學之博故能擇之精是書也成俾聖賢之片言軼事昭然與語孟並著噫是足傳矣夫學士大夫網羅散失凡稗官野史衢談巷議即下及婦孺之歌謡其足資勸戒

者皆悉心採之以為考鏡又有於殘編蠹簡之中或姓氏之不傳者或世代之無考者或昔傳之而今逸者或昔未傳而今始傳者莫不蒐訪無遺彙為卷帙猶能使後之觀者觸發性靈警惕身世而況

聖門也哉而況余之讀是書也哉余不佞園

於見聞曷足以序是書第思世受
國恩恪遵祖訓兢兢罔敢失墜惟願凡為聖
賢之後者不徒以氏族相為炫燿咸當數典
不忘永貽法守庶足無愧更期士之讀是
書者或奉一言一行皆有以自淑是即明府
興學校之初心即明府之有功於

聖門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此志也夫

道光十四年歲在甲午春正月下澣闕里孔慶鎔序並書

聖門十六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凡例

一是刻裒集

聖門四配十二哲言行古蹟世系分之各爲一書合之爲十六子書良以

聖德高堅無由鑽仰而及門問答隨時指示尋繹義蘊或可由淺而深因粗及精故語孟而外諸子百家雜記載不同而有關事實備錄於冊以俟識者論定

一是刻仿史家體例首列傳次論次贊俱釆輯舊文其有異說加謹按於後以示存疑

一四配中惟顏氏所刻陋巷志孟氏所刻三遷志曾氏所刻武城家乘蒐蘿繁富而述聖之後雖有世職並無成書謹錄孔叢子並繹史所載以補其闕

一顏子書近有諸城張氏所刻十二篇計一百三十二章每章寥寥數語且擇之不精如縮屋稱貞本顏叔子事而以之須復聖何其舛也茲刻概從刪削

一曾子書十篇見大戴記至其後裔校刻全書始以王言篇補入且顛倒次序茲刻一依原次而補錄另爲一卷

一孟子書以三遷志爲主而年譜則依世系譜爲得其實惟未見外書是其遺憾茲刻抄入以補前人所不及

一十二哲中閔子家乘年譜頗詳惟事蹟闕如茲刻採其所長而益其所短爲將來續刻家乘之一助

一冉子三書東原志世系譜宗譜各自爲說不能強同
茲刻紀載各從其舊
一端木氏性道誌年譜事蹟最詳然已錄原文於後故
年譜中稍從節本
一仲里志刻有定本而後人又有删改不如原本之精
詳茲刻一從原本
一言子文學錄注釋太煩茲刻一槩從删
一卜子宗譜並無事實茲刻補入

一顓孫氏埔坊志分章詳註頗稱賅洽而是刻集隘不能備載然提綱挈領已無罣漏

一有子宗譜事蹟甚略而年譜頗詳茲刻節短取長以昭畫一

一朱子書惟載本傳及言行錄於生平事實已無不包若語錄詩文無庸贅入

一各書中祠墓古蹟一本闕里誌文獻考山東通志及河南江南各省通志凡微波榭中藏書搜羅殆遍如

有遺漏隨時補刻

一各書中宗子世表悉依家譜採入或家譜刊刻在前

而世職在後者俱查核卷宗採訪後裔一一登載

以上十八條並據現存書籍載入而見聞未廣遺

漏尚多伏乞

大雅君子錫以瓊瑶俾免淺陋之譏幸甚幸甚道光壬

辰嘉平月祟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聖門十六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目錄

東哲二

仲子、卜子、有子

西哲一

冉子一、宰子、冉子三

西哲二

言子、顓孫子、朱子

復聖顏子傳

顏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生昌意昌意生帝高陽帝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一曰昆吾其國衛也二曰參胡其國韓也三曰彭祖其國徐也四曰會人其國鄭也五曰晏安其國邾也六曰季連其國楚也晏安為曹姓歷唐虞夏商不能紀其傳周武王克商封其裔孫俠為邾子俠生非非生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生訾父訾父生夷甫夷甫字伯顏謚武公子友

別封郳為小邾子遂以顏為氏以其附庸於魯故世世事魯為卿大夫魯國之族最為蕃衍友生爽為下大夫爽生連連生嗷嗷生鳴自連至鳴皆魯上大夫鳴生音為司寇音生羽羽生訓訓生簡簡生箱自羽至箱皆下大夫箱生彪彪生景景生整整生恤恤生求自彪至求皆司寇求生友為邑宰友生無繇字路為魯卿士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焉娶齊姜氏生回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回居四科之首天資明睿潛心聖

學修博約之訓開克復之旨嘗問爲邦孔子以四代禮樂告之稱其能守中庸許以用舍行藏惟回可與共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嘗謂之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線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

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
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
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回對曰
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
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
不修溝池不越鑄劒戟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
曠之憂千歲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
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貢抗手而對曰夫子何

遐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有愠言顏子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楚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顏淵者乎王曰無有子西曰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楚王乃止孔子嘗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持祿慎於治身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

過稱言不苟顏淵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矣魯哀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筭也顏子生於昭公二十一年卒於哀公五年墓在魯城東防山之陽娶宋戴氏生子歆陋巷志

孫綽曰聖人德合於天地用契於四時不自昏於盛明不

獨曜於幽夜顏齊其度故動止無違所以影附日月絕塵於游塲也

賢哉子淵惟仁是好如愚屢空鄰幾覩奥用行舍藏與聖同道封侯丁辰益玆榮號宋王旦贊

陋巷志云按孔子年譜周景王十四年即魯昭公二十一年庚辰冬十一月辛巳朔十六日丙申顏子生少孔子三十歲少伯魚十一歲周敬王二十七年即魯哀公二年戊申是年顏子年二十九髮白又三年辛亥年三

十二歲秋八月乙未朔二十三日丁巳顏子卒葬魯城東防山南

謹按山東通志載年譜周景王二十四年魯昭公二十一年孔子年三十一歲是年

復聖顏子與高子巫馬子生古本家語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卒索隱集解並云顏子卒時孔子六十一歲考年譜孔子六十一歲當魯哀公四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又三歲而有陳蔡

之阨然則顏子之卒已三年矣何爲有不容何病之語何爲有皆不及門之歎或者求其說而不得以爲論語在陳絕糧當在哀公二年去衛適陳顏子二十九歲時也卽如所言亦與哀十二年伯魚之卒不合惟毛氏論語稽求篇云弟子列傳少孔子三十歲當是四十之誤伯魚之卒在七十歲顏子之卒在七十一歲先後相去一年孔子七十一歲當魯哀公十四年春狩獲麟之際孔子是時已泣麟矣而顏子子路

同時俱沒因連呼喪予祝予而有道窮之歎揆之時勢若合符節然則毛氏之說爲創論實確論也附識於此以俟考焉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顏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上篇

顏淵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夫顏淵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

顏淵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辯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顏淵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

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

顏淵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孔子謂顏淵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為也何居為聞者盍日思也夫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

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旍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閒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淵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淵對曰文武之事則二

子者旣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鬭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淵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旣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魯定公問於顏淵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

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說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淵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於廄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淵顏淵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淵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

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淵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說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仲孫何忌問於顏淵曰一言而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顏淵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顏淵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

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淵顏淵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淵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顏淵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

慎於治身

顏淵曰夫智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也

子夏問曰顏淵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吾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吾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吾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吾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子貢曰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以上十六條見家語

孔子謂顏淵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淵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吾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

而不作吾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吾之得也莊子

顏淵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顏淵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

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晩乎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顔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遠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吾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

相接接戰搆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
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
僊僊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
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
與焉弟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
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
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
歲無戰鬭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

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貧衣冠而從顏氏子也以上三條見說苑

顏淵問於孔子曰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於宮聲聞於外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淵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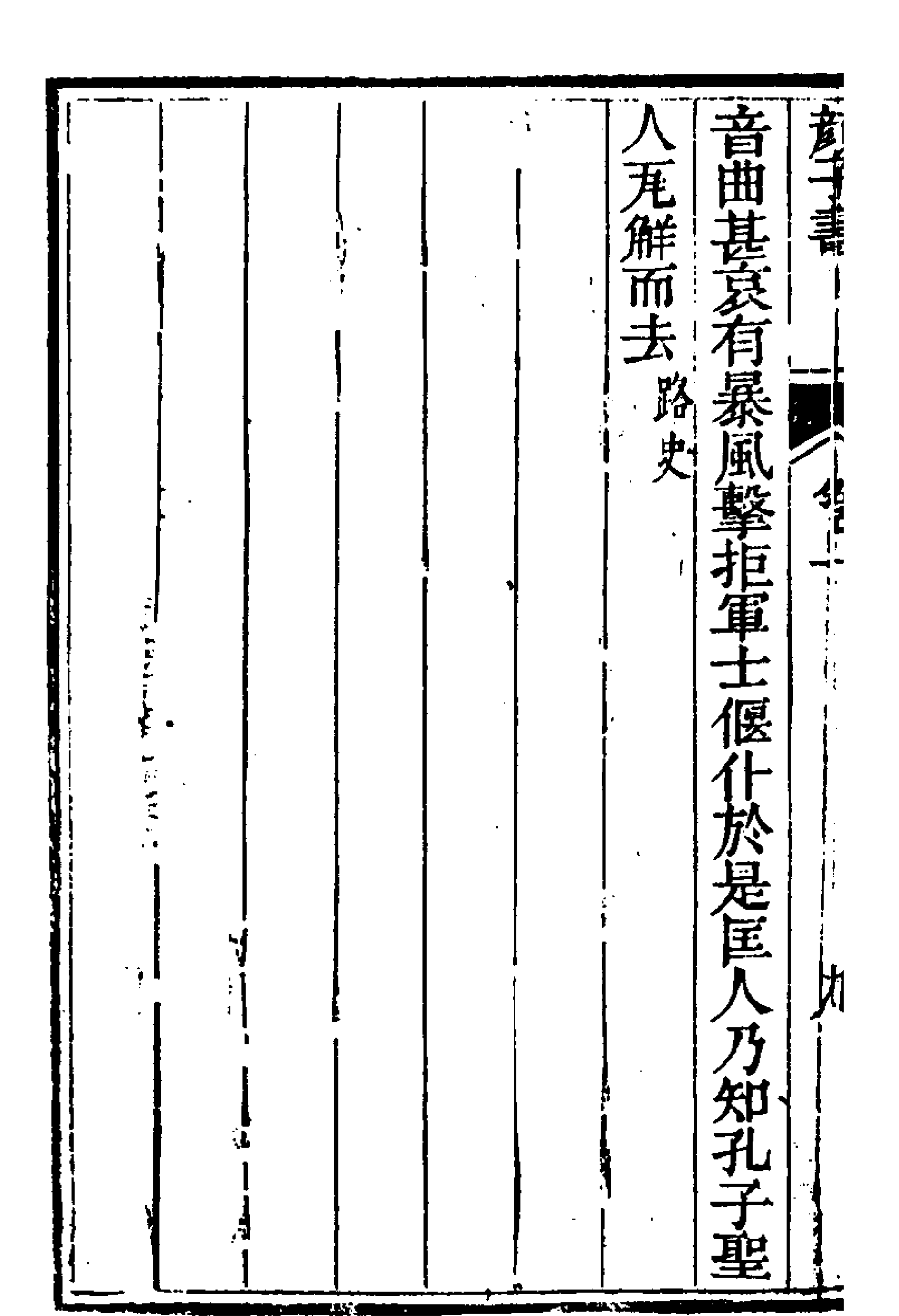
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以

上三條見韓詩外傳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

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荀子

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来至乃合相雕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来今汝欲鬪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



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偃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免解而去路史

顏子書

中篇

崇川馮雲鵷校刊

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孔子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

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而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

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

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
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
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
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
有如顏淵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
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
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
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

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史記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淵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衞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淵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

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吾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於吾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淵端拱還目而窺之孔子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顏淵曰敢問無受天損易孔子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

人益難孔子曰始用四達爵祿竝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孔子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孔子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以上二條見莊子

顏淵問乎孔子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孔子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韲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

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顏淵曰回益矣孔子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孔子蹵然曰何謂坐忘顏淵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

於大通此謂坐忘孔子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吾也請從而後也

顏淵問於孔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

孔子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吾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

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顏淵見孔子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
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
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
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
乎孔子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
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
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

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說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

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淵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

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

古爲徒若是則可乎孔子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淵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孔子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皥天不宜顏淵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顏淵曰敢問心齋孔子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淵曰回

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
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
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
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
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
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
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
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

焉者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吾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内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

具大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以上七

顏淵問乎孔子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孔子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郤也覆郤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

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死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內

孔子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淵顏淵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顏淵入問曰若奚獨樂顏淵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

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

之何爲顏淵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淵重往諭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以上二條見列子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槊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閒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

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笥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賢士不以恥食不以辱得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吾將啟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

盜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耀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淵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吾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

門天下咸獲永寧蝗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鬬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

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 以上二條見韓詩外傳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

爲而吒顏淵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顏淵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顏淵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說苑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官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淵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平安百姓和協客出宣子曰彼

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新序

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焉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邪 尚書大傳

孔子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淵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

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尸子

顏淵問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子曰武仲賢哉顏淵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殁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子曰身殁言立所以爲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顏淵曰可得聞乎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祠海鳥三不智武仲扗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夫臧武

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怨也夫家語

子夏讀詩子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對曰詩之於事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子曰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子曰闚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奧藏之所在乎韓詩外傳

子夏讀書畢夫子問焉對曰書之論事上有堯舜之道下

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志之於心弗敢忘也子曰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 尚書大傳

人或問孔子曰顏淵何如人也曰仁人也吾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吾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吾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賢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吾

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吾一道吾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淮南子

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孔叢子

顏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下篇

顏淵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史記

顏淵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筭也家語

孔子窮乎陳蔡之閒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淵索

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淵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淵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呂氏春秋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淵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

有埃墨墮飯中顏淵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說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稱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見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淵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啟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淵出孔子顧謂二

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家語

孔子見老聃曰先生形體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老聃曰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聖人之於德也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淵曰吾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而頓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其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孔子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孔子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孔子謂柳下季曰弟爲盜跖而弗能教也請爲往說之柳下季曰跖之爲人易辱人以言必無往孔子不聽顏淵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

曰謹修而身慎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乃刺船
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
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顏淵問孔子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
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
乎回壹怪之孔子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
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

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水行莫如

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以上五條見莊子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一曰子路勇而多力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淵爲仁子張爲武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爲鳳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離珠二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文戴聖嬰仁左智右賢莊子逸篇

宋陽里華子病忘治之而疾除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淵記之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子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淵曰孔子能廢心而用形以上二條見列子

陳成恒相齊簡公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召門人而謂

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尙恥之今魯父母之邦也邱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 越絕書

孔子至匡郭外顏淵舉策指穿垣曰往與陽貨從此入匡人乃圍之孔子援琴而歌有暴風擊軍士僵乃免 琴操

孔子嘗使子貢往來而久未返謂弟子兆之遇鼎皆言無一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孔子曰回笑是謂賜必來也因問曰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且至矣淸

朝也明旦子貢果乘舟朝至

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禁顏淵納屐拔劍而前捲至其腰於是化爲蛇遂斬之孔子出觀嘆曰勇者不懼知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子路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淵問子路此爲何鳥子路曰榮榮之鳥後日顏淵與子路又浴於泗水更有前鳥復問子路識此鳥否子路曰識顏淵曰何鳥子路曰同同

之鳥顏淵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如絹者之則爲帛染之則爲皂不亦宜乎 以上三條見衡波論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上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廐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

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　韓詩外傳

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

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 以上二條見論衡

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

彈瑟以散情而後反食之 家語

崇川馮雲鵷校刊

雜記

孔子返宇顏子重瞳　顏淵感中古星　顏淵不以夜浴改容　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殞其年也　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　新論

顏淵山庭日角　顏淵有角額似月形子貢山庭斗繞故子貢至孝顏淵至仁　顏淵月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　論語讖

孔子爲素王顏淵爲司徒 論語摘輔象

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蹷墮車 論語譔考讖

孔子夢豐沛市有赤飈起呼顏淵子夏往觀之 金樓子

伊呂乃聖人之偶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 漢書

顏子十八天下歸仁 顏子明仁於度轂 後漢書

顏子隣幾三月不違 北史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拾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

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曰睎之則是曰昔顏嘗睎夫子矣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如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

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祗其所以

爲樂也歟

有教立道無心孔子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孔子不可爲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爲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

或曰猗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顏其劣乎顏其劣乎

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顏子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

敢問潛心於聖曰昔孔子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孔子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或曰淵騫曷不寢曰禁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

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孳孳而不知勌者也或曰進退則闚命矣請問退進曰昔者顏淵以退為進天下鮮儷焉或問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儷也

必退易儷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以上十條見法言

周子曰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憂也顏子不憂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富至貴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

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張橫渠曰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程明道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孔子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孔子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也孔子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孔子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孔子無迹顏氏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程伊川曰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

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顏子所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子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也所異於聖人者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 以上八條見性理

顏子書

棠川馮雲鵷校刋

從祀一

先賢顏子名辛字子栁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唐封蕭伯宋封陽穀侯

先賢顏子名高字子驕一名刻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唐封瑯琊伯宋封雷澤侯

先賢顏子名之僕字叔一字子叔魯人唐封東武伯宋封宛句侯

先賢顏子名噲字子聲魯人唐封朱虛伯宋封濟陰侯

先賢顏子名何字冉一字稱魯人唐封開陽伯宋封堂邑侯

先賢顏子名祖字襄一作相字子襄魯人唐封臨邑伯宋封富陽侯以上六條見陋巷志

謹按通志所載兩廡分祀八人而正殿並無配享且八人俱後世子孫而

先賢子柳以下六人皆已從祀

至聖廟中今僅列於
復聖之兩廡於義有所不安且同爲一族世系未得其
詳竊以爲應援承聖之例配食於
祀國殿中所謂禮緣義起者也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
後學馮雲鵷謹識

從祀

二代顏歆字子林魯大夫元泰定三年從祀

三代顏儉魯大夫元泰定三年從祀

三十二代顏見遠南齊御史
三十五代顏之推字子介北齊黃門侍郎
三十七代顏籀字師古唐宏文閣學士
四十代顏杲卿字昕與唐常山太守
四十四代顏真卿字清臣唐太子太師
六十五代顏印紹明河間太守以上八條見山東通志

崇川馮雲鵷校刊

祠墓古蹟

復聖顏子廟在孔廟東北六百步有園有井即陋巷故宅也歷代顏族世守之宋熙寧間膠西太守孔宗翰構亭其上命曰顏樂蘇軾爲記歲久亭廢元元貞間衍聖公孔治命顏族復構於故基繚以崇垣環植桃李教授張須塑先師兗國公像於亭中亭之四匝有地廣袤各五十九尋有五尺環亭古檜十有四株延祐四年七月南臺監察御史

段傑請修兖國公廟宇建正殿五間兩廡神門泰定三年復買地二畝於園之北奉勑剏建新廟致和元年八月落成元天歷二年冬十一月壬辰衍聖公孔思晦曁曲阜縣尹孔思凱等顏氏五十五代孫族長秘會集諸孫預行告禮遷聖像於新廟是日兖國公誕辰也明洪武十五年五十七代孫顏池請於官重修廟廡正統年間五十九代孫顏希仁奏請重建成化二十二年六十一代孫顏公鉉奏請重修宏治十五年仍復傾頹公宏復聞於朝命有司會

計銀一萬一千二百兩有奇正德二年鼎新修建
廟制南爲復聖廟坊左坊曰卓冠賢科右坊曰優入聖域
北爲復聖門三間又北稍西爲顏井亭左側爲博文門三
間通官道右側爲約禮門三間又北爲歸仁門三間左掖
爲克已門三間門內有齋宿房稍北有祭器庫俱西向右
掖爲復禮門三間由歸仁門入東西御碑亭二座又北爲
仰聖門三間左右有角門中爲顏樂亭又北爲正殿七間
殿內祀

復聖顏子左右兩廡各七間分祀顏歆以下八人後爲寢
殿五間祀
復聖夫人仰聖門之東爲見進門左列南向北爲退省堂
三間又北爲顏氏家廟三間西爲杞國公祠門左列南向
北爲
杞國公殿三間後爲
杞國夫人殿殿後爲焚帛所廟南有坊榜曰陋巷廟左爲
博士宅宗子居焉祭日用春秋仲月上丁博士主祭

復聖廟祭田五十頃並墓田三頃三十三畝有奇永不起
科佃戶十戶概免差役額設禮生六十名廟戶七戶灑掃
戶二十五戶並門子四名
復聖顏子墓在曾城東刻曰
先師兖國公之墓墓前有石鐫兩甲士背負而坐一執斧
一執金吾墓高丈餘其地廣袤各一百五尋有五尺少東
有村曰上宋有祀田六十畝歲收其租以奉時祭撥任昉
述異記顏林墓上石楠二株可四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

木也祀期春用清明冬用孟朔宗子博士主祭以上四條見山東通志

魯國舊城環今曲阜城外周回延袤可十餘里城門十二自神農少昊黃帝皆都其地厥後周公封焉今曲阜縣城乃其中一區也城中爲孔廟其東北爲顏廟城北爲孔林其東南爲顏林洙泗交其後沂水帶其前尼山峙其左郡城在其右

復聖林在魯城東二十里防山之陽

杞國公墓在兗國西北

侍郎林在魯城東北隅西至陋巷祖庭三里餘顏氏自晉唐以來爲黃門中書門下侍郎及部侍郎者前後凡一十三人故世號顏侍郎林也有高塚數區前列翁仲其一太常卿文鐸其一戸部尚書衍南隣官道今族屬皆附葬焉其地周圍二里

復聖廟一在兗州府治東南唐開元中封顏子爲兗國公即其地建廟春秋致祭歷代因之明洪武十八年重脩永

樂七年遣祭其制正殿三間殿後爲明倫堂前爲儀門又前爲櫺星門左爲儒學以上五條見陋巷志

復聖顏子廟在寧陽縣西四十里顏氏子孫有居此者元時立廟詔使奉祀仍復其家山東通志

元至元十二年泰安州奉符縣尹契奉旨勘到寧陽西皐村建修

復聖廟一座勅員奉祀並予祭田一百七十餘畝以供祭祀旁修常川書院一所以廣教澤碑記

顏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宗子世表

二代歆字子林魯大夫葬顏子墓東十餘步生子儉元

泰定三年從祀

三代儉魯大夫生子威泰定三年從祀

四代威魯下大夫生子芃

五代芃魯下大夫生子億

六代億魯下大夫生子岵

七代岵魯下大夫生子御
八代御字伯佃秦大夫生子礜
九代礜舍人生子産
十代産項羽聞其名聘之不受生子異
十一代異字世仁漢大夫生子愚
十二代愚漢卿士生子逵
十三代逵漢大夫生子肄
十四代肄一作肆字季逵漢武帝時尚書郎會稽都尉

書傳作駰生子袠

十五代袠一作忠郡工曹從事輩令生子凱

十六代凱字季卿張禹薦於朝爲安成太守生子遂

十七代遂字景深郡上計吏生子龠

十八代龠字茂宗州舉茂才生子綽

十九代綽字參道爲太守生子準

二十代準始仕爲從事復高尚不仕生子阮

二十一代阮字懷珍舉有道爲著作郎生子亮

二十二代亮字世明爲郡督郵見冀州刺史王純碑生子敳

二十三代敳字士榮州舉茂才至御史大夫生子斐盛

二十四代斐尹京兆有善政二子魯歡無後以盛爲宗

二十四代盛字叔臺一字叔霞漢尚書郎魏歷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有傳生子欽

二十五代欽字公若歷東中郎將司馬太中大夫東莞廣陵太守有傳子黙

二十六代黙字静伯汝陰太守護軍將軍給事中襲葛

繹縣子三子畿蠶舍長次無後

二十七代舍字宏都晉光祿大夫有傳子髦

二十八代髦字君道晉侍中光祿勳有傳子綝

二十九代綝字文和州西散騎都尉西平縣侯子靖之

三十代靖之字茂宗西中郎行參軍宣城太守司徒諮

議御史中丞子騰之

三十一代騰之字宏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歷州功曹主

簿度支校尉治書御史巴郡太守五子與之炳之

三十二代與之安寧太守子登

三十二代炳之字叔豹以能書稱爲韓國江夏王參軍

奉朝請員外散騎常侍子見遠

三十三代登字康之梁鄱陽王府郎中合無後而炳之

子見遠爲宗

三十三代見遠字見遠歷安城王侍郎征西參軍治書

御史兼中丞有傳子協

三十四代協字子和湘東王右常侍領西記室有傳四

子之儀之推

三十五代之儀字子升周麟趾學士御史大夫平陽縣

公有傳二子𥚃𥙷無後之推爲宗

三十五代之推字子介隋太子文學有傳子思魯

三十六代思魯字孔歸唐儀同秦府記室有傳子師古

三十七代師古唐秘書監銀青光祿大夫宏文崇文兩

館大學士有傳子趨庭

三十八代趨庭字茂實文皇帝挽郎朝散大夫職方郎

吉州刺史子尚賓

三十九代尚賓右率府親衛鄜州司功監州録事下邽

令子鼎

四十代鼎子迢

四十一代迢子傅贄

四十二代傅贄子旻

四十三代旻五子長君則無後次君佐君雅

四十四代君佐金鄉丞子文威

四十四代君雅二子文蘊文鐸

四十五代文威五代隱魯之嶧山號虛中先生文集傳
於世子承祐

四十五代文蘊鄉貢進士子涉

四十五代文鐸贈太常卿平原郡節度副使李闡撰神
道碑子衎

四十六代承祐二子長崇德無後次仲昌

四十六代涉鄉貢進士四子匡朗匡容匡美匡贊俱無
後
四十六代衍字祖德戶部尚書有傳子梩
四十七代仲昌淳化二年講五經賜第仕終南京判官
以曾孫岐任執政贈太子少保子太初
四十七代梩父任爲巡官子端
四十八代太初字醇之南京國子監說書有傳子復
四十八代端祥符元年帝行幸曲阜以兖國公後特授

郊社齋郎終杜陽司理子繼

四十九代復字長道國子祭酒有傳六子嶢岐嵛嵘昭

嶕岐爲執政自嶢以下子孫南徙不知其傳而端之

子繼爲宗

四十九代繼進士世居陋巷故宅子昌

五十代昌子摯

五十一代摯子价

五十二代价子順

五十三代順子實

五十四代實子椿

五十五代椿中書工部劄付監修祖廟提領子之美

五十六代之美字宗德天成縣教諭益都學正廬州路

教授歷山陽縣主簿文林郎東明縣生子池

五十七代池字德裕宣德府教授三氏學教授主奉祀

事子拳

五十八代拳字克膺主奉祀事子希仁

五十九代希仁字士元號景哲正統十一年主奉祀事

子議

五十九代希惠景泰二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後以不

係嫡派仍以希仁長子議爲宗

六十代議字定伯天順六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主奉祀事成化元年賜第於東安門外子公鉉

六十一代公鉉字宗器成化十四年襲翰林院五經博

士主奉祀事子重德重禮

六十二代重德字尚本號西莊正德七年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從祖
六十三代從祖字守嗣嘉靖九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主奉祀事無後以重禮長子肇先爲宗
六十三代肇先字啓源號克復嘉靖四十一年襲翰林
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嗣慎
六十四代嗣慎字用修號敬亭萬歷三年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允宗允祚

六十五代允宗字永昌號養蒙未襲而卒子伯貞伯廉
六十五代允祚字永錫號新吾萬歷十七年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及兄子伯貞長讓職致仕
六十六代伯貞字叔節號建中萬歷二十七年襲翰林
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光魯
六十六代伯廉字叔清號執中萬歷二十四年襲翰林
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及兄子光魯長讓職致仕
六十七代光魯字宗旦號師周天啓二年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主奉祀事子紹統紹緒
六十八代紹統字景宗號世喬崇禎十四年三月襲翰
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無後
六十八代紹緒字振宗號砡世崇禎十四年八月襲翰
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至我
朝順治三年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子懋衡
六十九代懋衡字以玉號向九康熙五年襲內宏文院
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崇敷

七十代崇數字化南號松堂康熙四十一年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懷禮懷禪

七十一代懷禮字子貢號約亭康熙五十五年襲翰林
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無嗣以懷禪長子士埰爲宗

七十一代懷禪字彤賓號息亭雍正六年四月代襲翰
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後以姪長讓職致仕

七十二代士埰字慶田乾隆三十六年三月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主奉祀事無嗣以士莊長子錫嘏爲宗

七十三代錫瑕字公純號眉峰庠生乾隆四十七年六月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振佑振吉

七十四代振佑道光元年貤贈翰林院五經博士無嗣

七十四代振吉字紉謙號惠叔庠生嘉慶十九年二月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